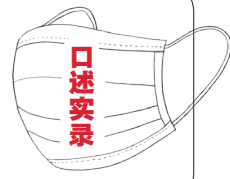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修文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

疫情面前，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。



那就会影响更多人。这不已经有新闻报道快递小哥被感染上了吗？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，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，我会跟他们说，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，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。

最恐慌的是现在！

你知道恐惧也是分层的，前一天的恐惧和今天的恐惧是不一样的。老实说我前两天并没有觉得多么恐惧，但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惧在升温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！我们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，我认为可能做不到，即使是坐班的话，也可能是极少数一部分人。目前看来，我们还要做好长期的准备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

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“把武汉还给我们，把我们还给武汉”这样的口号，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人的具体处境。此时此刻，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，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？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？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？如果我有疑似的症状，今天住不上医院，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？那他就不就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播者了吗？可是，这能怪他吗？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什么他们就应该呆在家里，不应该跑出去把病传染给别人，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天理了，那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都全部摧毁了！他可以被隔离，呆在家里，但要有人管他啊！

就我所了解的情况，我身边认识的人得病的越来越多，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。我前两天还可以下下楼，这两天我怎么下楼呢？前两天还可以通风，这两天怎么通风呢？我楼下就有了几个疑似病例。因为还没有做上核酸检测，只能居家隔离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办法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，这不就是闭上眼睛骗自己吗？人是有求生本能的，有人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着病情加重，甚至等来自己的死亡吗？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门为自己的生存呼喊，而在求救的过程中，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染源。

即使要隔离，也应该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样，及早地征召宾馆、体育馆等场馆。武汉现在号召“社区负责制”，但实际上社区

做不到，因为防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，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来负责，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无效的。现在唯一可信的就是仪器，仪器在医院，当然就要奔向医院了。所以只能苦熬。

想写点东西，根本做不到

我觉得现在武汉缺乏一种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，在巨大的恐惧和困惑之下，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。如果有人得了病，他会不断回忆自己曾经与谁接触过导致自己被感染，长此以往，心理上肯定会出问题。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封闭多久，很难对时间做出某种规划。事实上，在这样的心态下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是个作家，很多人说你都可以写作啊，那怎么可能？生活已经把你打回了原形，水落石出之时，你就要承担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境遇下的职责，尽一个人的本分。至于写作，那是以后的事，而且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，就是反思灾难。

封城之前，元月四日我去南宁出差，同行的一个青年作家对我说，情况可能比较糟，当然他可能也只是一种直觉，谁也料不到情况会恶化成这样。那天我戴着口罩去的南宁，到了南宁晚上喝酒的时候，大家还笑话我说你果然来自疫区啊。回来之后开两会，市里开完省里又开，这么大型的集会，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事了啊。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会发散和扩展到这样的地步。这一次的疫情，传染性太强，潜伏期太长，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，传染者他不发热也没有其它症状你怎么知道他被感染了？

我特别觉得这次灾难中的年轻人非常可怜，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，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经发烧了，高度疑似。到我们这个年纪，在这座城市中，多多少少有点资源，可是年轻人不一样，他们刚到武汉没多久，20来岁，刚刚毕业，刚刚结婚，如果又是外地来武汉的人员，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就更要比我们少得多，他们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便利，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，很容易就乱了方寸。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，